



讽刺故事

□ 龚知栋

最怕“暗访组”

一天,我去乡政府找民政办邵主任办事。当时,邵主任办公室有五个人在等候,勤杂工老王出出进进,却不见邵主任的人影。

我问老王:“邵主任呢?”

老王说:“他临时有事,你等着吧。”

我找了一个位子坐下,等了快一个钟头也不见邵主任出现。我们几个等办事的就边聊边发牢骚,我说:“工作时间脱岗,难道就不怕投诉吗?”

我旁边坐的是一名中学教师,他接过话茬:“你一个农村土老帽,他才不怕呢,他们只怕‘暗访组’。”

“什么是‘暗访组’?”我问。

那个中学教师说:“就是上面派下来,检查基层机关工作作风的暗访小组。”

“他们长啥样?”一个老伯问。

“据说这些人其貌不扬,很可能是一个拎着垃圾袋的老头,也可能……”那个中学教师笑嘻嘻地指着我们几个说,“也可能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一个。”

我把其他几个人扫视一遍,似乎都不像。我心中憋气,便大喊:“谁是‘暗访组’的?赶快现身啊!”我话音刚落,一个坐在最里边、一直在玩手机的小伙子突然站了起来,揉了揉眼睛说:“我就是‘暗访组’的,负责办事的人呢?还没来?我简直不能忍受了!”

小伙子这么一说,所有人都看着他。小伙子声明:“我就是‘暗访组’的,你们不相信?要不要看我的证件啊?”

老王脸色骤变,赶紧按住小伙子准备掏证件的手,赔着笑说:“不用看,不用看!‘暗访组’同志,不好意思,让你久等了,你请坐,喝杯茶,我再催催邵主任。”老王边说边沏茶、递烟,我们几个也跟着沾光。

老王出去不到两分钟,邵主任就风风火火赶到了。邵主任拉着小伙子的手一个劲儿地赔不是,一边好烟好茶伺候,一边说:“领导辛苦了,辛苦了!”

小伙子疑惑地说:“什么领导啊?我只是来办事的,你不要这么客气,赶紧给我们办吧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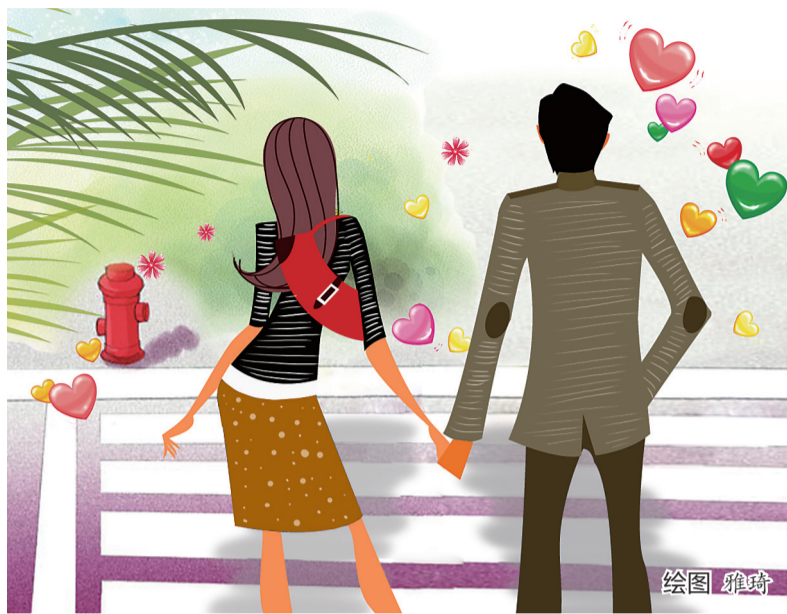
邵主任马上应承下来,他接过小伙子递过来的户口簿,只看了一眼,刚才堆满笑容的脸就沉了下去,不再作声。

我凑上去一看,只见小伙子户口簿上的住址是:××省××县××乡江堤村岸防湾小组。

温情故事

情定斑马线

□ 杨亚丽



绘图 雅琦

收到琴和勇的请柬时,我大吃一惊。

琴上大学时是班花,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。勇是她的高中同学,是个个体户。他们的地下恋情曝光后,琴爸坚决不同意。

琴从小没妈,是琴爸把她拉扯大的。我不忍看琴左右为难,就替琴去当说客。我好话说了一箩筐,也没见琴爸松口。琴和勇的恋情就像汽车遇见红灯,死活越不过斑马线。

只几天时间,是哪个金刚钻开了琴爸的钢芯锁?我逼着琴交代,她一笑,说:“归根结底,姜还是老的

辣啊!”

“难道是勇的父母亲自上阵了?”我问。

琴浅笑,说:“哪儿啊,我是在夸我老爸呢!”

我十分诧异:“你爸教了几十年政治,他的思想政治工作谁能做得了?”

琴说:“勇是真金,不怕老爸的三昧真火。”原来,琴爸无意间看见了琴和勇过斑马线的情形,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牵着琴过马路一般,勇左看右望仍不放心,紧紧拉着琴的手……

我沉浸在小小的感动里,替琴

高兴。琴又说:“其实,真正的感动还在后面呢!”

后来,琴爸私下约见了勇。琴爸说:“如果你们的事儿我死都不同意,你准备怎么办?”勇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如果真是这样,我就离开琴。”

琴爸愣了一下,说:“你为什么不等她一辈子?你难道舍得几年来的感情付出吗?”勇说:“我不会这样做的。她很爱您,如果让琴在我和您之间选择,那么我情愿退出,因为琴的婚姻如果得不到您的祝福,肯定是不美满的!”琴爸许久没说话。

勇又说:“尽管琴会痛苦,但我相信,她那么优秀和善良,一定会遇到比我更爱她的人……”听勇说完,琴爸点了一下头,说:“你能这样想,我就放心了。”不顾勇的目光里隐藏着的哀伤,他径直走向了马路对面,边走边满意地笑了。

这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三岔路口,人来车往,很不安全。琴爸无意间回头,发现勇在斑马线那头,目光里充满了关切,尽管哀伤还在。他笑笑,大声对勇说:“勇,把琴交给你,我很放心……”勇愣了,继而咧嘴笑了。

几分钟前,勇还以为和琴的缘分就这样断了,他恨眼前这个老男人。可勇实在担心这个衰老的背影孤零零地走过车水马龙的斑马线,因为他不但是个老人,而且是他所爱女人的父亲。

世相故事

我用眼泪欺骗女人

□ 袁炳发

我第一次用眼泪欺骗女人,是在15岁那年。

我的爸爸、妈妈是当地有名的赌徒。爸爸年轻时是称霸一方的赌王,妈妈曾用一生的幸福当赌注,把自己押在赌桌上,来和爸爸一较高低,结果她输了,只好嫁给我这个丑陋又跛脚的爸爸。

有时,跛脚的爸爸会自豪地对我说:“你妈妈是我从赌桌上赢回来的,这才叫本事!”

妈妈神情忧郁地自言自语:“人生最关键的那几步,我走错了,这就叫命!”

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,7岁便开始坐在爸爸的膝盖上看纸牌,9岁便成为妈妈麻将桌上的助手,12岁跟大人赌钱,13岁就有了小赌王之称。

15岁那年,我和一个外地男人赌博,结果将家底儿输了个精光。我不敢看爸爸和妈妈的眼神,就离家出走,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流浪、乞讨。

我乞讨的目标是中年妇女。我以一个流泪男孩的虔诚对她们说:“大姨,我没钱回家了,能给我一点儿回家的路费吗?”

在那座城市流浪一年后,我用捡来的一个满是油垢的袋子,装着讨来的钱回到故乡。

爸爸、妈妈兴奋地问我哪儿来这么多钱,我说是赌来的。爸爸听后,猛地拍一下我的肩说:“好小子,有本事!”这时,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。

24岁那年,我再次用眼泪欺骗了女人。那个女人叫玲子,是我家邻居。我知道,没有女孩愿意往赌王之家的火坑里跳。我想到眼泪对于女人的作用,便跪在玲子面前,泪流满面地说:“玲子,你要是不嫁给我,我明天就自杀。”

玲子深受感动,扶起我说:“嫁给你可以,但你必须戒赌!”

我说:“可以,只要你嫁给我。”

玲子拿出纸和笔,叫我签了“结婚后再赌就离婚”的合约。

一年后,我和玲子结婚。又过

了一年,我们有了一个男孩,长得挺漂亮的,像玲子。我和玲子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。

一天,以前的赌友狗子告诉我,之前赢我的那个男人又来了。我听,一个复仇的念头涌上心头,便瞒着玲子进了赌场。

经过几天几夜的较量,我终于赢了那个男人。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,把赢来的钱交给玲子时,她把钱一扔,发疯一般地冲上来,甩给我两个嘴巴,骂我不是人。然后,她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我们当初的合约:离婚。

离婚后的我内心空虚,十分痛苦。在27岁生日那天清晨,我再次离家出走,回到我流浪、乞讨过的那座城市。

一天傍晚,我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。我把用眼泪欺骗女人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,他听后笑了笑,说:“你的命不用算,请记住我的一句话:用眼泪欺骗女人,不如用微笑迷住女人……”

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。